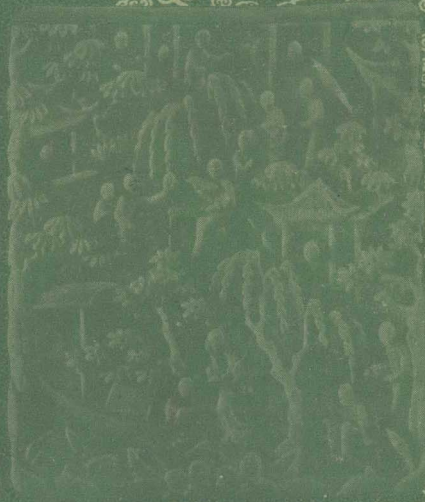


照世杯



照

世

杯

酌元亭主
人著

古典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七·上海

內 容 提 要

照世杯，題酌元亨主人編次，成書的年代約在清初順治至康熙間（1644—1722）。全書包括四個故事：第一、二篇反映當時風尚和士人生活，第三篇暴露了封建衙門的黑幕，第四篇譏諷了地主貪婪的醜態。故事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雖都不是很高的，但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可以看作是後來的以暴露爲主的譴責小說的先聲。

原書在日本有傳鈔本，海寧陳氏曾據以排印，我們根據的就是這個本子，除了有少數不適當地地方作了刪略，其餘俱照原書加以標點、分段。

照 世 杯

酌元亨主人著

*

古 典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2弄1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捌陸號

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 號 24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7/16 字數 61,000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第三次印刷

印數 40,001—61,000 定價(6) 0.28 元

目錄

七松園弄假成真

真才子酷慕死西施

返吳門座中逢惡友

白丁吃醋假傳書

窮浪子青樓問病

寓譏諷扇上題詩

門斗慊他人之慨

功名成就費良朋無數苦心

百和坊將無作有

老童生棄業打秋風

酒陣忽更迷色陣

虛空摹擬以手作妻

蠢佳人羞辱生潘岳

赴揚州園內遇名姝

紅粉憐香親解縛

狠虔婆白眼看人

巧分離院中買妓

解元賠無意之錢

夫婦團圓拜俠士從前豪慨

真俗物捐金求墓誌

玉人下拜假文人

夢境交鋒關門捉賊

狂且商入室之謀

一席酒許下百年烟眷

討房價妄想妻財

貪夫悔被牢籠

乞兒索養命之蛇

走安南玉馬換猩絨

胡衙內假病閑遊

惡少年見色移情

強離分衣邊垂玉馬

朶落館夜哭失千金

浴蘭溪衆美憐寒

神通師殷勤還舊物

雖見面不及話衷腸

說兩鬢無端傷命

掘新坑慳鬼成財主

縣君下逐客之令

兩冤家難成長夜懽娛

入虎坑慟遭毒棒

估客當場指點

故鄉悲喪家之狗

白鳳姑倚樓玩市

真貪官借端取利

暫交權枕上送行人

枕石山露眠逢一怪

丞相府小兒獲寶

同鄉客慷慨貨奇香

繳猩絨方纔消夙恨

聞片語洞徹前愆

村學究昧心題扁

避嚴君悄開重戶鎖

馬吊館登臺說法

谷樹皮恃強凌弱

坑邊留便飯暫學孟嘗君

學生偏務外拜爲馬吊門生

吞祭物欺鬼欺神

告誑狀平起詐錢端

革頭巾秀才喪膽

苗舜格遭刑因設計

蠢太公逼子分床

尋舅氏誤入賭錢場

牛山村獲糞拋鹽

崔娘子露面分爭

鼻底領奇香出哇陳仲子

小子活當災撞着尙書公子

墜糞坑自作自受

解大紛暗取親家物

禁賭博公子寒心

穆文光雪忿反成名

七松園弄假成真

美人家住莫愁村，蓬頭粗服朝與昏，門前車馬似流水，戶內不驚鴛鴦魂。

座中一目識豪傑，無限相思少言說，有情不遂莫若死，背燈獨扣芙蓉結。

這首古風，是一箇才子贈妓女的。衆人都道妓女的情假，我道是妓女的情最真；衆人都道妓女的情濫，我道是妓女的情最專；衆人都道妓女的情薄，我道是妓女的情最厚。這等看起來，古今有情種子，不要在深閨少艾中留心注目，但在青樓羅綺內廣攬博收罷了。只是，妓女一般也有情假、情濫、情薄的，試看眼前那些倚門賣笑之低娼，搽脂抹粉之歪貨，但曉得親嘴呖舌是情，拈酸吃醋是情，眼挑脚勾是情，賠錢貼鈔是情，輕打俏罵是情。那班輕薄子弟初出世做嫖客的，也認做這便是情。更有一種假名士的妓女，倩人字畫，居然『詩伯』『詞宗』，遇客風雲，滿口『盟翁』『社長』。還有一種學閨秀的妓女，喬稱小姐，入門先要多金；冒託官姬，見面定需厚禮。局面雖大，取財更巧。其被窩浪態，較甚於娼家；而座上戲調，何減於土妓。可憐把一個情字，生生汨沒了，還要想他情真、情專、情厚，此萬萬決不可得之理。我却反說妓女有情，又說妓女情真、情專、情厚，這是什麼緣故？蓋爲我輩要存天理，存良心，不去做那偷香竊玉敗壞閨門的事，便是閨門中有多情絕色美人，我們也不敢去領教；但天生下

一箇才子出來，他那種癡情，雖不肯浪用，也未必肯安於不用，只得去寄跡秦樓，陶情楚館，或者遇得著一兩箇有心人，便可償今生之情緣了。所以情字必須親身閱歷，纔知道箇中甘苦。惟有妓女們他閱人最多，那兩隻俏眼，一副俊心腸，不是揮金如土的俗子可以買得轉。倘若看中了一箇情種，便由你窮無立錫，少不得死心塌地，甘做荆釵裙布。決不像朱買臣的阿妻，中道棄夫；定要學霍小玉那冤家，從一而死。看官們聽在下這回小說，便有許多人要將花柳徑路，從今決絕的；更有許多人將風月工夫，從今做起的。

話說蘇州一箇秀士，姓阮諱宦，號江蘭，年方弱冠，生得瀟灑俊逸，詩詞歌賦，舉筆驚人；只是性情高傲，避俗如仇。父母要爲他擇配，他自己忖量道：「婚嫁之事，原該父母主張，但一日絲蘿，卽爲百年琴瑟，比不得行雲流水，易聚易散，這是要終日相對，終身相守的；倘配著一個村姬俗婦，可不憎嫌殺眉目，辱沒殺枕席麼！」遂立定主意，權辭父母道：「孩兒待成名之後再議室家。」父母見他志氣高大，甚是歡喜。且阮江蘭年紀還小，便遲得一兩年也還不叫做曠夫。

有一日，阮江蘭的厚友張少伯約他去舉社。這張少伯家私雖不十分富厚，愛走名場，做人還在慷慨一邊。是日舉社，賓朋畢集，分散過詩題，便開筵飲酒。演了一本『浣紗記』。阮江蘭嘖嘖羨慕道：「好一位西施！看他乍見范蠡，卽訂終身，絕無兒女子氣，豈是尋常脂

粉！』同席一友，叫做樂多聞，接口道：『西施不過一沒廉恥女子耳，何足羨慕！』阮江蘭見言語不投，并不去回答。

演完半本，衆人道：『「浣紗」是舊戲，看得厭了，將下本換了雜齣罷。』扮末的送戲單到阮江蘭席上來，樂多聞道：『不消扯開戲目，演一折「大江東」罷。』阮江蘭道：『這一齣戲，不許做！』樂多聞道：『怎樣不許做？』阮江蘭道：『平日見了關夫子聖像，少不得要跪拜，若一樣粧做傀儡，我們飲酒作樂，豈不褻瀆聖賢？』樂多聞大笑道：『老阮，你是少年人，想被迂夫子過了氣，這等道學起來。』對著扮末的道：『你快分付戲房裏粧扮！』阮江蘭冷笑一笑，便起身道：『羞與汝輩爲伍！』竟自洋洋拂袖去了。

回到家裏，獨自掩房就枕，翻來覆去，忽然害了相思病，想起戲場上的假西施來。意中輾轉道：『死西施只好空想，不如去尋一箇活跳的西施罷！』聞得越地產名姝，我明日便扮出門，到山陰去尋訪。難道我阮江蘭的時運就不如范大夫了？』算計已定，一見窗格明亮，披著衣服下床，先叫醒書童焦綠，打點行囊，自家便去稟知父母。

纔走出大門，正遇著張少伯。阮江蘭道：『兄長絕早，往那裏去？』張少伯道：『昨日得罪足下，不曾終席奉陪，特來請罪。』阮江蘭道：『小弟逃席，實因樂多聞惹厭，不干吾兄事。』張少伯道：『樂多聞那箇怪物，不過是小人之雄，一味犬吠正人，不知自家是井底蛙。』

類，吾兄何必計較。」阮江蘭道：「這種小人，眼內也還容得，自然付之不論不議之列。只是小弟匆匆往山陰去，不及話別。今日一晤，正愜予懷。」張少伯道：「吾兄何時言歸？好翹首佇望。」阮江蘭道：「丈夫遨遊山水，也定不得歸期，大約嚴慈在堂，不久就要歸省。」張少伯握手相送出城，候他上了船，終揮淚而別。

阮江蘭一路無事，在舟中不過焚一爐香，讀幾卷古詩。到了杭州，要在西湖上賞玩；又止住道：「西湖風景，不是草草可以領會，且待山陰回棹，恣意受用一番。」遂渡過錢塘江。覺得行了一程，便換一種好境界。

船抵山陰，親自去賃一所花園安頓行李，便去登會稽山遊了陽明第十一洞天；又到宛委山眺望；心目怡爽。脚力有些告竭，徐徐步入城來。

見一箇所在，無數帶儒巾穿紅鞋子的相公，擁擠著盼望。阮江蘭也擠進去，抬頭看那宅第上面是石刻的三箇大字，寫著『香蘭社』。細問衆人，知道是婦女做詩會。阮江蘭不覺呆了，癡癡的踱到裏面去，早有兩三箇僕從看見，便罵道：「你是何方野人，不知道規矩！許多夫人小姐在內裏舉社，你竟自闖進來麼？」有一箇後生，怒目張牙，趕來叱道：「這定是白日撞！鎖去見官，敲斷他脊梁筋！」一派喧嚷，早驚動那些錦心綉口的美人，走出珠簾，見衆人爭打一位美貌郎君，遂喝住道：「休得亂打！」僕從纔遠遠散開。

阮江蘭聽得美人來解救，上前深躬唱諾，彎著腰再不起來，只管偷眼去看。衆美人道：『你大膽擾亂清社，是甚麼意思？』阮江蘭道：『不佞是蘇州人。爲慕山陰風景，特到此間。聞得夫人小姐續蘭亭雅集，偶想閨人風雅，愧殺儒巾，不覺擅入華堂，望乞憐恕死罪！』衆美人見他談吐清俊，因問道：『你也想入社麼？我們社規嚴肅，初次入社，要飲三叵羅酒，纔許分韻做詩。』阮江蘭聽見許他入社，踴躍狂喜道：『不佞還吃得幾盃。』

美人忙喚侍兒道：『可取一張小文几，放在此生面前，準備文房四寶，先斟上三叵羅入社酒過來。』阮江蘭接酒在手，見那叵羅是尖底巨腮小口，足足容得二斤多許；乘著高興，一飲而盡。衆美人道：『好量！』阮江蘭被美人讚得魂都掉了，愈加抖擻精神，忙取過第二叵羅來，勉強掙持下肚；還留下些殘酒不曾吃得乾淨，侍兒執著壺，在旁邊催道：『吃完時好重斟的。』阮江蘭又嚥下一口去。這一口便在腹肚內輓轡了。原來阮江蘭酒量原未嘗開壘過，平時吃肚臍眼大的鍾子，還作三四口打發；略略過度，便要害起酒病來。今日雄飲兩叵羅，倒像樊噲撞鴻門宴，卮酒安足辭的吃法，也是他一種癡念：思想夾在明眸皓齒隊裏，做箇帶巾的婦人；挨入朱顏翠袖叢中，做箇半雄的女子。拚著書生性命，結果這三大叵羅。那知到第三盃上，嘴唇雖然領命，腹中先寫了避謝的帖子，早把樊噲吃鴻門宴的威風，換了畢吏部醉倒在酒甕邊的故事。衆美人還在那裏讚他量好。阮江蘭却沒福分頂這箇花盆，有如泰山

石壓在頭上，一寸一寸縮短了身體，不覺醉倒桌下去逃席。衆美人大笑道：『無禮狂生，不如此懲戒他，也不知桃花洞口，原非漁郎可以問津！』隨即喚侍女塗他一箇花臉。侍女爭各拿了硃筆、墨筆，不管橫七豎八，把阮江蘭清清白白賽潘岳似六郎的容顏，倏忽便成配享冷廟中的瘟神痘使。

僕從們走來，抬頭拽脚，直送到街上。那街道都是青石鋪成的。阮江蘭濃睡到日夕方醒，醉眼朦朧，只道眠在美人白玉床上；漸漸身子寒冷，揉一揉眼，周圍一望，纔知帳頂就是天面，蓆褥就是地皮；驚駭道：『我如何攔街睡著！』立起身來，正要踏步歸寓，早擁上無數頑皮孩童，拿著荊條，拾起瓦片，望著阮江蘭打來。有幾箇喊道：『瘋子，瘋子！』又有幾箇喊道：『小鬼，小鬼！』阮江蘭不知他們是頑是笑，奈被打不過，只得抱頭鼠竄，歸到寓所。書童焦綠看見，掩嘴便笑。阮江蘭道：『你笑甚麼？』焦綠道：『相公想在那家串戲來？』阮江蘭道：『我從不會串戲，這話說得可笑。』焦綠道：『若不曾串戲，因何開了小丑的花臉？』阮江蘭也疑心起來，忙取鏡子一照，自家笑道：『可知娃童叫我小鬼，又叫我是瘋子，原來爲此！』焦綠取過水來，淨了面。

阮江蘭越思想越恨道：『那班蠢佳人，這等惡取笑，并不留一毫人情，辜負我老阮一片憐才之念！料想苧蘿村也未必有接代的夷光，便有接代的夷光，不過也是蠢佳人慕名結社，

摧殘才子的行徑罷了。再不要妄想了！不如回到吳門，留著我這乾淨面孔，晤對那些明牕淨几，結識那些野鳥幽花，還不致出乖露醜。倘再不知進退，真要弄出話巴來。難道我面孔是鐵打的，累上些癢點，豈不是一生之玷？』遂喚焦綠收拾歸裝，接浙而行，連西湖上也只略眺望一番。正是：

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前有子猷，後有小阮。

話說阮江蘭回家之日，衆社友齊來探望。獨有張少伯請他接風吃酒。中間因問阮江蘭道：『吾兄出遊山陰，可曾訪得一兩箇麗人？』阮江蘭道：『說來也好笑。小弟此行，莫說麗人訪不著，便訪著了，也只好供他們嘻笑之具。總是古今風氣不同，婦女好尚迥別。古時婦女還曉得以貌取人，譬如遇著潘安貌美就擲果，左思貌醜就擲瓦，雖是他們一偏好惡，也還眼裏識貨。大約文人才子，有三分顏色，便有十分風流，有一種蘊藉，便有百種俏麗，若止靠面貌上用工夫，那做戲子的一般也有俊優，做奴才的一般也有俊僕，只是他們面貌與俗氣俗骨，是上天一齊秉賦來的，任你風流俏麗殺，也只看得吃不得，一吃便囁嚅了。偏恨此輩，慣會敗壞人家閨門。這皆是下流婦女，天賦他許多俗氣俗骨，好與那班下賤之人湊洽氣脈，浸淫骨體。倘閨門習上流的，不學貞姬節婦，便該學名媛俠女，如紅拂之奔李靖，文君之奔相如，皆是第一等大明眼大俠腸的裙釵。近來風氣不同，千金國色，定要揀公子王孫，纔肯配合；閭閻之

家，間有美女，又皆貪圖厚貲，嫁作妾媵，間或幾箇能詩善畫的閨秀，口中也講擇人，究竟所擇的也未必是才子。可見佳人心事，原不肯將才子橫在胸中。況小弟一介寒素，那裏輪流得著？真辜負我這一腔癡情了！」張少伯笑道：「吾兄要發洩癡情，何不到揚州青樓中一訪？」阮江蘭道：「若說著青樓中，那得有好人物？」張少伯道：「從來多才多情的，皆出於青樓，如薛濤、真娘、素秋、亞仙、湘蘭、素微，難道不是妓家麼？」阮江蘭拍掌大叫道：「有理，有理！請問到處有妓，吾兄何故獨稱揚州？」張少伯道：「揚州是隋皇歌舞，六朝佳麗之地，到今風流一脈，猶未零落。日前一友從彼處來，曾將花案詩句，寫在扇頭，吾兄一看便知。」阮江蘭接扇在手，讀那上面的詩道：

晚客幽如空谷蘭，鏡憐好向月中看；棠嬌分外春酣雨，燕子催花片片搏。

阮江蘭正在讀罷神往之際，只見樂多聞跑進書房來，嚷道：「反了，反了！我與老張結盟在前，老張與小阮結盟在後，今日兩箇對面吃酒，便背著我了！」張少伯道：「小弟這席酒，因為江蘭兄自山陰回來又要往揚州去，一來是洗塵，二來是送行。倘若邀吾兄來，少不得也要出箇分子，這倒是小弟不體諒了。」樂多聞道：「揚州有箇敝同社在那裏作官，小弟要去望他，同阮兄聯舟何如？」阮江蘭道：「小弟還就不就行，恐怕有誤尊冗。」樂多聞知是他推却，酒也不吃，作別出門去了。阮江蘭還寬坐一會纔別。

且說樂多聞回家，暗忖道：『方纔小阮可惡之極！我好意挈他同行，怎便一口推阻？待我明日到他家中一間，若是不曾起身便罷，倘若悄悄兒去了，決不與他干休！』那知阮江蘭的心腸，恨不得有縮地之法，霎時到了揚州，那裏管樂多聞來查謊？這樂多聞偏又多心，道是阮江蘭輕薄說謊騙他，忙忙喚船也趕到揚州，遍問關上飯店，并不知阮江蘭的踪跡。

原來阮江蘭住在平山堂下七松園裏。他道揚州名勝，只有箇平山堂，那畫船簫鼓、遊妓歌郎，皆集於此。每日吃過飯，便循著寒河一帶，覽芳尋勝，看來看去，都是世俗之妓，再不見有超塵出色的女子。

正在園中納悶，書童焦綠慌慌走來道：『園主人叫我們搬行李哩。說是新到一位公子，要我們出這間屋與他。』阮江蘭罵道：『我阮相公先住在此，那箇敢來奪我的屋！』還不會說完，那一位公子已踱到園裏，聽見阮江蘭不肯出房，大怒道：『衆小廝可進去將這狗頭的行李搬了出來！』阮江蘭趕出書房門，正要發話，看見公子身邊，立一位美貌麗人，只道是他家眷，便不開口，走了出來。園主人接著道：『阮相公莫怪小人無禮，因這位公子是應大爺，住不多幾日就要去的。相公且權在這竹閣上停下，候他起身，再移進去罷了。』阮江蘭見那竹閣也還幽雅，便叫書童搬行李上去；心中只管想那麗人道：『是世間有這等絕色，反與蠢物受用，我輩枉有才貌，只好在畫圖中結交兩箇相知，眼皮上飽看幾箇尤物，那得能够沐浴脂』

香，親承粉澤，做箇一雙兩好？總之，天公不肯以全福予人，隔世若投人身，該投在富貴之家，平平常常，學那享癡福的白丁，再不可做今世失時落運的才子了。』正是：

天莫生才子，才人會怨天；牢騷如不作，早賜與嬋娟。

阮江蘭自此之後，時常在竹籬邊偷望。有時見麗人在亭子中染畫，有時見麗人凭欄對著流水長嘆，有時見麗人蓬頭煎香，有時見麗人在月下吟詩。阮江蘭心魂蕩漾，情不自持，走來走去，就像走馬燈兒點上了火，不住團團轉的一般。幾番被應家下人呵斥，阮江蘭再不理論。

這些光景，早落在公子眼裏了。公子算計道：『這個饞眼餓肚，且叫他受我一場屈氣！』忙叫小廝研墨，自家取了一張紅葉箋，杜撰幾句偷情話兒，用上一顆鮮紅的小圖印，鈐封好了，命一箇後生小廝，叫他送與竹閣上的阮相公；只說娘娘約到夜靜相會，『切不可露我的機關』。小廝笑了一笑，竟自持去。

纔走出竹籬門，只見阮江蘭背剪著手，望着竹籬內嘆氣。小廝在他身後，輕輕拽一拽衣袖。阮江蘭回首一看，見是應家的人，恐怕又惹他辱罵，慌忙跑回竹閣去。小廝跟到閣裏，低低叫道：『阮相公，我來作成你好事的。』阮江蘭還道是取笑，反厲聲厲色道：『胡說！我阮相公是正經人，你輒敢來取笑麼？』小廝嘆道：『好心認做驢肝肺，乾折我娘娘一片雅情！』故意向袖中取出情書來，在阮江蘭面前略幌一幌，依舊走了出去。阮江蘭一時認真，上前扯

住道：『好兄弟，你向我說知就裏，我買酒酬謝。』小廝道：『相公既然疑心，扯我做甚麼？』阮江蘭道：『好兄弟，你不要怪我，快快取出書來！』小廝道：『我這紅娘，初次傳書遞柬，不是輕易打發的哩。』阮江蘭忙在頭上拔下一根金簪子來送他。小廝接在手裏，將書交付阮江蘭，又道：『娘娘約你夜靜相會，須放悄密些。』說罷，打閣下去了。

阮江蘭取書在鼻頭上嗅了一陣，就如嗅出許多美人香來，拆開一看，書內寫道：

妾幽如斂衽拜具書阮郎臺下：素知足下鍾情妾身，奈無緣相見。今夜乘拙夫他出，足下可於月明人靜之後，跳牆而來，妾在花陰深處，專候張生也。

阮江蘭手舞足蹈，狂喜起來，坐在閣上，呆等那日色落山，死眇那月輪降世。又出閣打聽消息。只見應公子穿着簇新衣服，喬模喬樣的，後面跟着三四箇家人，夾了毡包，一齊下小船裏去了。又走回一箇家人，大聲說道：『大爺分付道，早閉上園門，今夜不得回來。這四面曠野，須小心防賊要緊！』阮江蘭聽得暗笑道：『歎公子，你只好防園外的賊，那裏防得我這園內的偷花賊！』

將次更闌，挨身到竹籬邊，推一推門，那門是虛掩上的。阮江蘭道：『美人用意，何等周緻！你看他先把門兒開在這裏了。』跨進門檻，靠著花架走去。阮江蘭原是熟路，便直達臥室。但第一次偷婆娘，未免有些膽怯，心欲前而足不前，趑趑趑趑，早被一塊磚頭絆倒。衆家